

风土记

千山鸟飞还

舒飞廉

前几天云梦县的范小雅、绿天、陈志明三位来访。小雅与绿天是诗人，志明是摄影家，我们四个去田野上散步，穿过农家大塘，途经保光村的村部，去看他们村旁的松林路，一条是正东往京广铁路，一条是正北往金神庙。两条路上的马尾松是八九年前栽下的，我看着它们逐渐长大——刚开始是一握，再到拱把，蜡烛似的插在路两边，样子很拘谨，现在都已经长到碗口粗，六七米高，开枝散叶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往金神庙的这一条，因为扩路，村民们将右边的一行松树外移，结果新栽后，都枯死掉了，所以只剩下左边独立的一行。往京广铁路的松林路没有问题，三四百米长，两行马尾松，羽仪交柯，沸然苍绿，已经是“郁郁涧底松”的气度，秋风从稻穗芦花上吹来，贯穿树巷，翻转枝叶，如弦歌，如龙吟，蛮好听的。

志明扛着他的炮筒相机拍青松，将停在树顶上的飞鸟惊动了，一大群扑簌簌翕动翅膀，将飞向天。小雅与绿天说是乌鸦，我说是黑白喜鹊，志明说是八哥。在我们讨论的时候，鸟群轰然兴起，展翅飞向松林外，它们的个头比乌鸦与喜鹊要小一些，鸟嘴上有一撮绒毛，不像乌鸦全身黑亮，翅膀上的两块白颜色，也不像喜鹊围裙般藏在胸腹下，而是直条状的。飞动的样子，也不是像乌鸦那样鹰隼般俯冲，喜鹊般缓慢地奋飞，而是像蝴蝶那样招摇着双翅，颇有一点“翩翩”的意味。我们试着百度，果然是八哥，志明常常在野外拍鸟，他是对的，百岁以上八哥爱结党，吃田野中的昆虫与谷粒，常常惊鸟一般席卷着由树丛里屋脊上飞起，变化阵形冲向天空。我想起来，前几天我在陡岗镇那边的澧水右堤上散步，遇到的就是八哥党，它们在牛群间出没，看到我拿着登山杖走过来，也是这样轰然一声飞起来，密雨般向海滩投去。以我的记忆，从前本地八哥是不常见的，以这样的数量，我们做小孩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可活捉一只回家，随着小学里金芳老师的语文课，教它学说话。

志明说乡下的鸟种类与数量明显变多了，我同意的。白鹭的数目也在倍增。白鹭的生态区位可能与八哥差不多，它们也爱结群，也爱陪着牛群，啄食黄牛水牛啃草时惊起的蝗虫与甲虫，啄食牛背上聚会的牛虻与苍蝇，除了稻粒与小麦粒，田野里乌桕籽、枸树果、狗尾草籽、樟草籽、草木结实，食物多的是！但白鹭的胆子要稍大一些，它们常常几十成百只，跟在插秧机、宰田机、收割机的后面，并不惧怕这些铁牛与操弄铁牛的司机们。它们分散的时候，一只，两只，三五成群，黄昏的时候会聚起来，常常是在河滩上，好像一片积雪落在青草间，是成千上万的规模。我看到它们这样挤在澧河堤下粘丝潭边的湿地上，落日余晖之中，澧水南流如同碧玉，这些在柳树下红蓼间夜值的白鹭的确有一股子仙气，比较起来，八哥们就像是一伙小山贼。

但这伙小山贼与喜鹊比较起来，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喜鹊在我们这里，一种是灰喜鹊，翅膀上有一点秋天的青蓝，一种是黑白喜鹊，长得也像黑袍白褂的巫师。从前灰喜鹊要占优势一点，黑白喜鹊罕见；现在是反过来了，灰喜鹊少见，而黑白喜鹊成为主流，随处可见。我觉得虽然鸟的总量骤增，它们内部部族的争夺，也是激烈的，此消彼长。除灰喜鹊外，村子里的麻雀也没有从前“厚”“稠”了，在大树上钻来钻去的那种更小的庄子所说的“斥鴳”，更是不见踪影，我怀疑它们都是被黑白喜鹊打跑的。黑白喜鹊们十只二十只结成一个小团队，大惊小怪地出没，除了黄昏时展翅飞翔，平日都是吊儿郎当地在道路、田野与村庄里晃荡，我开车遇到它们，车头逼近到最后，它们才会偏着脑袋让路。它们最爱去的地方，是镇环卫站的工人们摆到各个村口的垃圾箱，在其中挑挑拣拣，好像那是它们的大饭盒，免费的乡村食堂。以它们的肥硕、勇敢与智力，黑白喜鹊是乡下最有“主体性”的鸟，我们觉得是田野的主人，但黑白喜鹊未必会赞同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人类退出了乡村，将田地归还给大自然，成为荒野，黑白喜鹊以这样一个个的小氏族，说不定能踏上“鸟人”的进化之旅，反正它们杂食，食腐，已经会使用木棍与碎石子，口语不赖，造巢的本领也是一流。

乌鸦也结群，它们组团的能力，要超过喜鹊，八哥，可能稍逊于白鹭。在我们镇周边遇到过三次乌鸦群。一是去年冬天，在由农三村、农二村之间往澧溪堤的村道上，在接近河堤的时候，我抬起

头，猛然发现，收割之后的稻田里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乌鸦，稻田之上的电线上也站立不少，它们浑身漆黑，尖喙利爪，精悍冷厉，沉浸在冰冷的冬雾里，一言不发，它们不像是在田野中觅食，倒好像是某支铁甲的兵团，来此地设伏的。它们的阵势，有一点像某年冬天，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看到的乌鸦大军，冰天雪地里，它们也是这样沉默地站立在高大的泡桐上，成千上万，无声无息，排泄的鸟粪将道路涂成白茫茫一片。另外两次，一是过施郢村，往白沙镇去的路边，它们立在翻出黑土晒墒的麦田里；一是去邹岗镇，离牛迹山的低丘还有一二公里，路边收割之后尚余稻茬的稻田里，也有一片黑压压的乌鸦，不远处，就是天紫湖的乡村陵园。其实乌鸦团与八哥团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乌鸦团是重甲的军团，八哥是纪律涣散的义军。与沉默而冷峻的乌鸦比较起来，大大咧咧、随意出没的黑白喜鹊的确是亲民多了，它们早上在树上喳喳叫的那几嗓子，也算得上是喜气洋洋。

大雁排队南来北往，它们只是本地的客人，但也会有一两只落单，停留在澧水或者澧溪边的草林里，很远听到人的脚步声，就嗖啦一声冲向天空。野鸭比大雁身形要小，春天的时候，母野鸭会带着串黄绒绒的小鸭在村边的池塘游泳。早晨在床上可以听到黄鹂婉转的鸣叫，在树林里也看得见它们跳跃的身影。四声布谷的啼声，春夏秋冬季都有，但我还没有在田野间认出布谷鸟。野斑鸠散步时可以遇到，它们身上的羽毛好看，朝霞似的，每一只斑鸠，好像都有一块自己巡视的小领地。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鸟出现，我觉得，可能要在手机里装一个像“形色”一样识花认草的软件，这样我就可以叫出它们的名字，不过这也并没有什么鸟用，鸟本质上，是无名的。对，喜欢一两只、两三只在在一起的鸟还有戴胜，我在之前的文章里提到过，不久前冯志华兄将他在野猪湖边拍到的戴胜鸟视频发我看，是三只戴胜鸟之家，在湖边野餐露营。有时候，我在村外散步，抬头就可以看到一只戴胜鸟，羽冠黄袍，站立在电线上，这些西王母与东王公，它们的数量已经不算少了。

柳宗元的诗，是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。稍稍改一下的话，我们眼前的景象，其实是“千山鸟飞还”。这些八哥

们、白鹭们、黑白喜鹊们、乌鸦们、戴胜们，由周边的大别山、桐柏山、大洪山的深山老林里，飞回从前云梦泽的田野，日暮时分，它们也不需要“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”地返回山林中去，田野里的池沼、树林、庄稼，已经能够给它们足够的食物，庇护它们的安全，让它们从容地竞合繁衍。这种安全感，大概是因为“万径人踪少”的原因。乡村人口变少，过年过节之外，大家都去城镇里讨生活，田野上的耕作，机械代替了人力，从前纵横的阡陌，也慢慢地变成了水泥的机耕道，所以“万径”的井田，恐怕也会向“千径”“百径”“十径”的农场转化，上面往来的车，也多半是在摩托车与小车上。没有人再去觊觎鸟肉，去打鸟与捕鸟了，就是那些孩子们，他们的数量比从前要少，作业比从前要多，掏鸟窝、砸鸟蛋的本领，也是无用的多余的，没有这样的培优班，而且将掏鸟窝写到作文里，估计也会被语文老师批评不讲环保。

重新向荒野转换的景观，是志明他们摄影家乐见的题材，也是小雅与绿天他们诗人吟咏的对象。小雅写《一只白肚皮的小鸟》：“一只白肚皮的小鸟停在栈桥边空阔的湖面以及整个云梦城，成为它的背景”，她看到的是一只伯劳？白腹鸫？八哥？还是一只黑白喜鹊，估计不会是后者，以黑白喜鹊的肥大，它已经不太好意思承认自己是“一只小鸟”了。我读过绿天的《天空中的飞鸟》：“凉风一阵一阵地/天空中出现了一些飞鸟/一只飞过/一群飞过/几只飞过/我还是觉得/那两只一起飞过的样子/最美”。她注意到以上那些鸟儿或成群、或独处的特性，找两只始终守在一起的鸟儿，戴胜可以报名，虽然我也常常看到一只戴胜站在电线或树梢上发呆。

但我估计，村里那些还在种地与种菜的老人，看到我们的照片，看到我们的文章与诗，可能会不以为然，这些飞回来的鸟，除了吃虫，也不会放过他们的粮食与蔬菜，已经没有人来赶鸟雀了。如何将鸟群的兴趣转向虫子与野草籽，保护麦地、稻田与菜地，以我的观察，也成为老人们“科研项目”。我在田野里拍过各种各样的稻草人，显示出他们或高或低的“造型能力”，比较简便的方法，是支起来一根树枝，将孩子们淘汰掉的花花绿绿的衣服挂在上面，反正现在的孩子也不愁没衣裳，风吹过来，就好像孩

子重新回到田野上，在帮爷爷奶奶赶雀子。我在牛迹山下的稻田上看到一个稻草人，除了童衣之外，它的主人还将一只旺旺大礼包的包装袋裹在稻草人的头部，特别将“旺旺”的头脸突出出来，远远看去，好像稻田里站立着一个嬉皮笑脸的小丑，我想黑白喜鹊们前来会餐的时候，看到这个稻草人，怕倒不会怕，恐怕会吱吱笑倒在沟渠里吧。

驱鸟的升级版，我在罗波村后面的池塘边看到过，那个池塘四周长满了好看的乌桕树。池塘边一块几分田的菜地，种的是白菜秧子，为了保护几畦还在天天浇水的菜苗，主人应是将家里从前VCD、DVD所用的光碟都找出来了，挂在穿衣服的稻草人身上，光碟摇摇晃晃，像几十块照妖镜，吓唬一下小鸟，绰绰有余了。我立在池塘边，想的是，也许是时候下决心，将我收藏的那十几张光碟送给种菜的老头子们了。

最高级的版本，是我今年夏天在金神村以西，澧溪右侧的一片田野里看到的一位老伯将他的两亩麦田，改成了瓜地，种本地一种长条的菜瓜，碧绿色，有虎皮纹，可以生吃，也可以加红辣椒清炒做菜。菜瓜好吃，老伯知道，喜鹊也明白的，所以常常是团团伙伙走进瓜田，将菜瓜啄得大窟窿小洞，不忍目睹。老伯估计试过了稻草人，也试过其他的办法，最后他去镇上的杂货店，买来一卷卷透明的塑料带，绑在立定瓜田上空的木架上，密密麻麻，纵横交错，造成了一个塑料天门迷魂阵。风吹过来，塑料带就呼呼啦啦作响，或长吟，或尖啸，“凄凄切切，呼号愤发”，比诸风在松林上演绎出来的龙吟，塑料带上的声音文本，只能说是群鬼夜号，“泣孤舟之嫠妇”。我立在一边，都觉得心颤动摇，难以卒听，黑白喜鹊来了，一定是失魂落魄，落荒而逃。后来我在肖港镇菜市场遇到这位老伯来卖瓜，他的瓜卖相很好。

所以“千山鸟飞还”的时刻，艺术家与种田家，他们的反应还是不同的。我将上面驱鸟的种种事迹讲给志明听，说我请他来拍了松林八哥图，等明年夏天，澧溪边的老伯再种菜瓜的时候，我们去拍他的澧溪赶鸟图。

2023.10.26 孝感市农四村



第十七届上海青年美术大展
新视界 王艺然
选自《譬如青春》

笔会

百川归海

马小佩

我的手速还是不行——上海电影资料馆“2023青年导演海上影展”，三天八部片子，我只抢到了三部，都在上礼拜六。不过看来下的感受是，就这三部——《一个人的葬礼》《梅的白天和黑夜》《百川东到海》，对我而言，好像就足够了。尤其幸运的是，这三场都在有映后交流的二号厅，各种“嘴替”（看片时的不少疑问，都有人替我说出来了）向主创们发问，我只要坐着看回答就好，夫复何求。

可惜“梅”的导演罗冬没有到现场，问问题的朋友也太专业，问的是“黑车”镜头的机位预判——导演的回答是他跟了梅好久，对她的行为举止非常熟悉——我想问的是，梅在饭店里吃的都是特价菜（七块的酱鸭，六块的白斩鸡，虾仁贵一点，才二十），她又是怎么舍得叫车的。对了，另一个向《百川东到海》的导演吴双提问的也很专业，拉起来就是安哲罗普洛斯。相形之下，我的想法就显得特别单纯可笑——我觉得在水

上乐园忽然消失的元元一家大像骗子了。虽然我也注意到了他们家在赖债的铺垫，但是，也许是前半部分的少年公路片太精彩，也许我代入主角小海的视角太深了，虽然元元只是个认识才半天的朋友，他的不告而别，还是让人意难平。

《一个人的葬礼》主体是黑白片——我这么爱看电影，都想不起来上一部黑白电影是哪年看的（连上海国际电影节复映的老片子，现在也看不动啦）。俗话说“早起毁一天”（这部片子上午十点放，我九点就要出门赶往徐家

汇，比上班都早），儿子独自在山里为父亲准备葬礼的过程听起来似乎乏味，但我居然看得目不转睛，导演超凡后来提到的棺材本来要八个人抬的细节，我看的视角就注意到了，而且数了。超凡说彩色部分是他实拍的他姥爷的葬礼，这是又一个来现场才能get到的知识点。如果我没错的话，姥爷住在衡山，下个山就要一两天的工夫。这一点在看《百川东到海》时再度刺激了我：小海去县城，要从荒漠骑自行车赶到公路边，再搭很久的汽车（班车停开了，搭顺风车都要给出十块钱的“巨款”）。



2011年，法国里昂圣马可中学48岁的生物老师阿莱克西·热尼(Alexis Jenny,上图)凭借处女作《法兰西兵法》一举拿下龚古尔文学奖。十年后，他出版了《与树同在》(右图)，将他将对树、对植物学、对文学的热爱都倾注在这本兼具科学又充满诗意的小书里。《与树同在》已被东方出版中心定为“荒野文丛”第一辑的书目之一，于明年年初出版。经出版方同意，译者将部分译文交由“笔会”首发。

——编者

问树

小时候我所到之处，全都在树下；从我房间的窗户望出去，越过屋顶，越过篱笆，目光所及之处，都是森林，它们环绕着田野，包围着村庄，绿坡而上，直达山顶。我在乡间长大，在这满眼森林的风景里整整度过了二十个年头，后来我离开家乡，但还是常常回来这里。

这个地方在汝拉山脉尽头，阿尔卑斯山脉边缘地带，地平线上尽是黛青色的山峦，绵延不绝，蓝色愈远愈淡，直至与天一色，消隐在天边。这里是山区，树木繁盛，依山傍水。耕地朝山谷延展，像是在森林给它留下的空隙里大口吸气。树林茂密，却谈不上高大，长着黄杨、千金榆还有歪歪扭扭的橡树，林间遍布我交错的足迹和自行车的辙痕。每到一处，我都会走近这些树，问它们对生命的看法。

这些树默不作声，但我坚持发问。它们或许作出了回答，不过是用了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，是此起彼伏的簌簌声、咔嚓声，是一种用颤栗和生长表达的语言。其语速是如此缓慢，要花一整年的时间才能听它们说出一句话，要花二十五年时间才能领会它们的意图，要花六十年时间，也是我在的年龄，才能最终理解它们对我的提问给出的回答。但我并没有因此气馁。如今，我对这种缓慢的对谈颇有经验，已稍稍有所领悟，能揣测到这些树对生命的看法，于是我把它们记录下来。从树那里不应期待任何发音清晰的字句，因为它们自身即是语言。是它们的形态在说话，它们的整个形态就是它们要表达的意思；只需凝视它们，但要用眼看，仔细看，久久地凝视。我乐此不疲。

以一棵树的方式活着

博斯修道院的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喂鸟喝水的水槽，一个从奥斯塔山谷大费周章弄下来的石槽，在一整块七米长的石灰岩上凿出凹槽，僧侣们在里面养金鱼。清澈的水从一个喷泉流进来，从对面的排水口排出。鱼儿在它们长七米、宽半米的世界里游来游去，摆动着它们海藻一样的长长的鱼鳍，偶尔碰在一起，一时惊慌失措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像往常一样，它们心无旁骛地在水中游来游去，我好奇它们在想些什么，它们是如何看待自己这个小世界的。这让我联想到一个笑话：一只猫坐在金鱼缸旁，和里面的金鱼聊天。

金鱼缸：“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？”
猫回答：“很大。”
“啊……”金鱼缸边吐出一个疑惑的泡泡。它不太理解这意味着什么。

猫反问道：“在全是水的地方活着不会很难受吗？”

金鱼缸答道：“什么是水？”
生活在博斯修道院的水槽中，在这七米长的小天地里，鱼应该能够感受到喷泉喷出来的水落在它们身上的力道，其他鱼的游动，以及水波打到石壁上反弹回来。它们在水中漂浮，就

“是漂浮，是浸润，是光线；是海追逐太阳；是永恒。”



阿莱克西·热尼
黄荭(译)

与树同在

像迎风招展的旗帜；它们感受着周围的一切，感受着来自内心和外部世界的一切。鱼儿在水中游动，它们生活在水中，与水融为一体。

我们不用挖空心思就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鱼，体验水下的生活。我们曾在河流中游泳，曾被海浪淹没，曾整个人泡在浴缸里，不断流出的热水让浴缸晃晃悠悠，这种种体验让我们有了一点生而为鱼的感觉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便可以理解扎根于漂浮的世界、对一切都最敏感的树为何物了。

树和我们一样是活的，只是活的方式不同，非常不同。若要尝试理解什么是以一棵树的方式活着，像树一样在大气和地球的水汽中浸润、蔓生，我们可以参考前面提到的鱼。让思绪回到所有我们曾经徜徉在水中的时刻：当我们闭上双眼，平静地在涌动的水流中时，就能体会什么叫浸没式活着。但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的浸没，不能超出其限度，因为人无法像树一样对整个开放怀抱，否则的话，我们会被水淹死。

作为自我封闭又有些神经紧绷的动物，我们尽量避免被浸没，但树却相反，它沉浸其中，舒展、漂浮，它身上还保留着一点海藻的特性，随着海浪摆动。而我们却把自己封闭在体内的五十升水里，它是古老海洋的一部分，承载着我们诞生的记忆，记录着我们的过去，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们。因此，我们更像是戴着玻璃面罩、穿着橡胶衣的潜水员，用增压瓶携带我们所需的氧气。我们被密封在里面，因为动物生性多疑。

树尽情舒展，投身自然，浸润其间，天生对环境充满信任；它交错、缠绕、分叉，为了更好地和阳光与湿气融合在一起。它沐浴着空气和水汽，身上的每一寸“肌肤”都与之接触。树是一个面，就像折纸，折叠后的面最终会占有一定的体积。它也是一个交换环境，一个不断生长的面。它对周遭环境非常敏感，对发生在它身上的一切都会做出反应，一切在它身上都会留下痕迹。就这样完全地拥抱世界，这赋予它无限的生命，在我们这些困于小小躯壳和短暂生命中的动物看来，这是一种永恒的生命。

“生命是什么？”
“是漂浮，是浸润，是光线；是海追逐太阳；是永恒。”

西归？”东到海”就是西归了呀。
吴双说，《百川东到海》的拍摄地点在甘肃民勤，当时高速还没通，所以几乎没受到外界干扰——与世隔绝还成为一种助力，真是想不到啊！我没有去过甘肃，但是前几年每年夏天都会穿过上海市区，去“热带风暴”水上乐园玩半天，一般都是和好友，但也有一次索性一个人，所以特别理解小海对水上乐园的痴迷。

如果一定要给这三部电影打个分数的话，我给的数量和它们的时长一样，90—85—90。“梅”稍微低一点，是因为电影里反映的那些上海老年人的日常生活，没有完全吓住我。毕竟在此地呆了这么多年，宜家的老年人的聚会，阿拉还是听说过的。真正吓到的是，梅每天是从沈杜公路开着小拖车杀出来的，这让我特别佩服。如果我老了，衷心希望我能有梅的那种劲头，不是在看电影，就是在去看电影的路上。